蜀山劍俠傳/021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蜀山劍俠傳

◀上一回

第二十一回　金羅漢訪友紫金瀧　許飛娘傳書五雲步

下一回▶

話說金身羅漢法元，在九華與齊靈雲鬥劍，正在難解難分之際，巧遇許飛娘趕到，明爲解圍，暗中點破，纔知道那女子是乾坤正氣妙一真人齊漱溟的女兒，暗暗喫驚。恐怕喫了眼前虧，便借着臺階就下。等到離卻前山，正要往金頂走去，不由叫了一聲苦。心想：「九華既做了齊漱溟的別府，不消說得，那獅子天王龍化與紫面伽藍雷音，一定在此存身不得，此番來到金頂，豈非徒勞？」他雖然如此想法，到底心還不死。好在金頂離此並不多遠，不消半頓飯時候，便已趕到。祇見那龍化與雷音所住的歸元寺，山門大開，山門前敗草枯葉，狼藉滿地，不像廟中有人住的神氣。進入內殿一看，殿中神佛、廟貌依然，祇是灰塵密佈。蝙蝠看見有人進來，繞檐亂飛。更沒有一個人影。便知二人一定不在廟中。再走進禪房一看，塵垢四積。門前一柄黑漆的禪杖，斷爲兩截在地上，不知被甚麼兵刃斬爲兩段。那禪杖原是純鋼打就，知是龍化用的兵器。進屋看時，地上還有一攤血迹，因爲山高天寒，業已凍成血冰。估量廟中無人，爲期當在不遠。正在凝思之際，忽想起此地既是峨眉派劍仙洞府，在此住居的人未必祇齊漱溟一個人。他們人多勢衆，不要被他們遇見，又惹晦氣。想到此間，便急忙離了歸元寺，下了金頂。心想：「此番出遊，原爲多尋幾個幫手，誰想都撲了一個空。那許飛娘自從教祖死去，同門中人因爲她不肯出力報仇，多看不起她。直到近年，纔聽說她的忍辱負重，別存深意。適纔山下相遇，想是從外面倦遊歸來。黃山近在咫尺，何不去看望她一番，順便約她相助？即便目前不能，至少也可打聽出龍化、雷音兩個人的蹤跡。」想罷，便駕起劍光，直往

黃山飛去。至於龍化、雷音這些異派的劍仙，何以值得法元這般注意，以及他二人在九華金頂存身不住的原因，日後自有詳文。這且不言。

且說那黃山，法元雖來過兩次，祇是許飛娘所居的五雲步，原是山中最高寒處，而又最爲神祕的所在，法元從未去過。聞說餐霞大師也在那附近居住，看望許飛娘須要祕密，不要爲外人知道，因此法元駕劍飛行時十分留神。劍光迅速，不多時已到黃山，打算由前山文筆峯抄小徑過去。到了文筆峯一看，層翠疊巒，崗嶺起伏，不知哪裏是飛娘隱居之所。空山寂寂，除古木寒鴉、山谷松濤之外，並沒有一個人影。偌大一個黃山，正不知從何處去尋那五雲步。

正在進退爲難之際，忽聽遠遠送來一陣細微的破空聲音。急忙擡頭看時，空中飛來一道黑影，看去好似一個幼童，離法元不遠，從空中落下一個東西，並不停留，直往東北飛去。法元正待去拾時，腳下忽地又現出一道白影，細細一看，原來是一個穿白年幼女子，比箭還快，等到法元走到跟前，業已將落物拾在手中。法元看清那東西是一塊石頭，上面一根紅繩，繫着一封信。起初以爲是那飛行人特意落給那小女孩的，倒也不十分注意。因爲黃山乃仙靈窟宅，適纔在九華山遇見那個孩子，幾乎栽了跟頭。如今又遇見一個小孩，見她身法，知非常人，便不願多事。正待轉身要走，忽見峯腳下又轉出一個穿藍衣的女子，喊着適纔那個女子道：「師妹搶到手了麼？是個甚麼東西？」穿白的女孩答道：「是一信封，我們進去看吧。」言時旁若無人，好似並未看見法元在旁一樣。法元猛想起：「我正無處尋訪飛娘，這兩個女孩能在此山居住，她的大人定非常人，我何不想一套言語，打聽打聽？」想罷，便走近前來，說道：「兩位女檀越留步，貧僧問訊了。」那大些的一個女子，剛把白衣女子的信接過，便道：「大和尚有話請說。」法元道：「黃山有位餐霞大師，她住在甚麼地方？兩位女檀越知道否？」那兩位女子聞言，便把法元上下打量一番，開口說道：「那是吾家師父。你打聽她老人家則甚？」法元聞言，暗吃一驚，原想避開她們，如何反問到人家門口來了？幸喜自己不曾冒昧。當下鎮定精神，答道：「我與萬妙仙姑許飛娘有一面之緣，她曾對我言講，她與大師乃是近鄰，住在甚麼五雲步。怎奈此山甚大，無從尋找，我想打聽出大師住的地方，便可在附近尋訪了。」那女子聞言，微微一陣冷笑，說道：「大和尚法號怎麼稱呼呢？」法元到底在五臺派中是有名人物，在兩個女孩面前不便說謊，日後去落一個話柄，還說因爲怕餐霞大師，連真姓名都不敢說。便答道：「貧僧名喚法元。」那女子聽了，便哈哈大笑道：「你原來就是金身羅漢法元哪，我倒聽我師父說過。你不必找許飛娘了，這正是她給你的信，等我姊妹二人看完之後，再還與你吧。」說罷，便把手中信一揚。法元看得真切，果然上面有「法元禪師親拆」等字。因聽那女子說，看完之後便給他，便着急道：「這是貧僧

的私信，外人如何看得？不要取笑吧。」那女子聞言，笑道：「有道是『撿的當買的，三百年取不去的』。此信乃是我們拾來的，又不是在你廟中去偷來的。修道人正大光明，你是一個和尚，她是一個道姑，難道還有甚麼私弊，怕人看麼？既經過我們的山地，我們檢查定了。如有不好的事，你還走不了呢。」

法元見那女孩似有意似無意，連譏諷帶侮辱，滿心大怒。知道許飛娘叫人送信，連送信人都不肯與他見面，其中必有很大的關係。情知飛娘與峨眉派表面上假意拉攏，如果信上有機密的事，豈不誤卻大事？又不知餐霞大師在家否，不敢造次。祇得強忍心頭火，一面用好言向對方婉商，一面打算來一個冷不防，搶了就走。誰想那女子非常伶俐，早已料到此着，不等法元近前，便將信遞與白衣女子手中，說道：「師妹快看，大和尚還等着呢。」法元到了此時，再也不能忍受，大怒道：「你二人再不將信還俺，俺就要無禮了！」那女子道：「師妹快拆開看，讓我來對付他。」白衣女子剛把信拆開，法元正待放劍動手時，忽然峯後飛也似的跑過一人，喊道：「兩位姊姊休要動手，看在可憐的兄弟分上吧。」那兩個女子聞言，即停止拆信。法元也就暫緩動手。看來人時，是一個十六七歲的男孩，穿了一身黑，慌不迭地跑了過來，一面向兩個女子打招呼，一面向法元道：「師叔不要生氣，我替你把信要回來吧。」法元見來人叫他師叔，可是並不認識，樂得有人解圍，便答道：「我本不要動手，祇要還我的信足矣。」那黑衣男孩也不答言，上前朝着那兩個女子道：「二位姊姊可憐我吧，這封信是我送的，要是出了差錯，我得挨五百牛筋鞭，叫我怎麼受哇？」那白衣女子道：「師姊，你看他怪可憐的，把這封信給他吧。」又向法元道：「要不是有人講情，叫你今天難逃公道。」法元強忍着怒，把信接過，揣在懷中。那黑衣男孩道：「家師許飛娘叫我把信送與師叔，說是不能見你。偏偏我不小心，落在二位姊姊手中，幸喜不曾拆看。異日如遇家師，千萬請師叔不要說起方纔之事。」法元點頭應允，恐怕兩個女子再說話奚落，將足一頓，便有幾道紅線火光，破空而去。

黑衣男孩向着兩個女子，謝了又謝。那兩個女子問他信的來由，他說道：「家師剛從九華回來。到家後，匆匆忙忙寫了這封信，派我駕起劍光，等候方纔那個和尚，說他是我的師叔法元，並叫我與他不要見面。我等了一會兒，纔見他落在文筆峯下。誰想交信時被兩位姊姊拾去，我很着急。我藏在旁邊，以爲姊姊可以還他。後來見雙方越說越僵，我怕動起手來，或把信拆看，回去要受家師的責打，所以纔出來說情。多蒙姊姊們賞臉，真是感恩不盡。」那女子答道：「我適纔同師妹在此閒玩，忽見幾道紅線飛來，落在峯上，知有異派人來此。我很覺此人膽子不小，正想去看是誰，忽見你駕劍光跑來。起初以爲你跟上年一樣，偷偷來和我們玩耍。後見你並不停留，擲下一個紙包，我知道那紙

包絕不是給我們的，否則不會那樣詭祕。師妹出去搶包時，那和尚已到眼前，我纔知道信是給他的。他就是師父常說的金身羅漢法元。我們哪要看人私信，無非逗他玩而已。你今年爲何不上我們這兒玩？」那男孩答道：「我纔是天底下最苦命的人呢。父母雙亡，全家慘死，好容易遇見家師，收我上山學劍。以前常帶我到此拜謁大師，得向諸位姊姊時常領教，多麼好呢。誰想去年因家師出門，煩悶不過，來看望諸位姊姊，不料被師弟薛蟒告發，原不要緊，祇因我不該說錯了一句話，被家師打了我五百牛筋鞭，差點筋斷骨折。調養數月，纔得痊癒。從此更不肯教我深造，也不准到此地來。每日祇做些苦工粗活，待遇簡直大不如前了。今日不准我在此峯落地，想是不願意教我同姊姊們見面的原故。」這兩個女子聽了，很替他難受。便道：「怪不得去年一別，也不見你來呢。你說錯甚麼話，以致令師這般恨你呢？」那男孩正要答言，忽見空中飛來一道青光，那男孩見了，嚇得渾身打戰道：「兩位姊姊快救我吧，師弟薛蟒來了。倘被他看見我在這裏，一定回去告訴家師，我命休矣！」說罷，便鑽到峯旁洞中去了。

不大工夫，青光降落，現出一人，也是一個十七八歲的少年。這兩個女子見了他，不由得臉上現出十分憎惡的意思。那少年身形矮短，穿着一身紅衣，足蹬芒鞋，頭頸間長髮散披，打扮得不僧不道。滿臉青筋，二眉交錯處有一塊形似眼睛的紫記，掀脣露齒，一口黃牙，相貌非常醜惡。這人便是萬妙仙姑最得意的門徒三眼紅蜺薛蟒。他到了兩個女子跟前，不住地東張西望。那兩個女子也不去理他，有意說些不相干的閒話，好似纔出洞門，並未發生過事情一樣。那薛蟒看不出動靜，不住地拿眼往洞中偷覷。後來忍不住問道：「二位道友，可曾見我師兄司徒平麼？」那白衣女子正要發言，年長的一個女子急忙搶着說道：「司徒平麼？我們還正要找他呢。去年他來同我們談了半天，把我輕雲師妹一張穿雲弩借去，說是再來時帶來，直到如今也不送還。大師又不准我們離開這裏，無法去討。你要見着他，請你給帶個話，叫他與我們送來吧。」說時，神色自如。薛蟒雖然疑心司徒平曾經到此來過，到底無法證明，自言自語道：「這就奇了，我明明看見紅線已飛往西南，怎麼他會不見呢？」那女子便問道：「你說甚麼紅線？敢是那女劍仙到黃山來了麼？」薛蟒知話已說漏，也不曾答言，便怏怏而去。那女子不悅道：「你看這個人，他向人家問話就可以，人家向他說話，他連話都不答，真正豈有此理！」薛蟒明明聽見那女子埋怨，裝作不知，反而相信司徒平不在此間，徑往別處尋找去了。那兩個女子又待了一會兒，纔把司徒平喊出，說道：「你的對頭走了，你回去吧。」司徒平從洞側走出道：「我與他真是冤孽，無緣無故地專門與我作對。想是家師差我送信時，被他知道，故此跟在後面，尋我的差錯。」那兩個女子很替他不平，說道：「你祇管回去，倘到不得已時，你可來投奔我們，我今晚就向大師爲你說便了。」司徒平聞言大喜，因天已不早，無可留戀，祇得謝別她二人，破空而去。

這司徒平出家經過，原有一段慘痛歷史，他又是書中一個重要人物，本當細表。怎奈讀者都注意破慈雲寺，作者一支筆，難寫兩家話，祇得留在以後峨眉鬥劍時補寫。這兩個女子，年輕穿白的，就是餐霞大師的弟子朱梅。年長的一個，名喚吳文琪，乃是大師的大弟子，入門在周輕雲之先，劍法高強，深得大師真傳。因她飛行絕迹，捷若雷電，人稱爲女空空的便是。文筆峯乃是大師賜她練劍之所。大師因爲叫朱梅來向她取神矛，去幫助金蟬擒蛇妖，恰好在洞外遇見。談話中間，忽然看見法元來到，司徒平空中擲信，纔有這一場事發生。雖然不當要緊，與異日破許飛娘的百靈斬仙劍大有關係，以後自知。這且不言。

話說那法元離了文筆峯，轉過雲巢，找一個僻靜所在，打開書信一看，上面寫道：「劍未成，暫難相助。曉月禪師西來，愛蓮花峯紫金瀧之勝，在彼駐錫，望唾面自乾，求其相助，可勝別人十倍。行再見。知名。付丙。」法元看罷大喜，心想：「我正要去尋曉月禪師，不想在此，幸喜不曾往打箭爐去空跑一次。」便把信揣在懷中，往蓮花峯走去。那蓮花峯與天都峯俱是黃山最高的山峯，紫金瀧就在峯旁不遠，景物幽勝，當年大心道人曾隱居於此處。法元對蓮花峯原是熟路，上了立雪臺，走過百步雲梯，從一個形如石鰲的洞口穿將過去，羣峯崢嶸，煙嵐四合，果然別有洞天。

這時天已垂暮，忽然看見前面一片寒林，橫起一匹白練，知道是雲鋪海，一霎時雲氣濛濛，佈散成錦。羣山在白雲簇繞中露出角尖，好似一盤白玉凝脂。當中穿出幾十根玉筍，非常好看。再回顧東北，依舊清朗朗的，一輪紅日，被當中一個最高峯頂承着，似含似捧，真是人間奇觀。佇立一會兒，正待往前舉步，那雲氣越緊越厚，對面一片白，簡直看不見山石路徑。況且紫金瀧這條道路，山勢逼仄異常，下臨無底深淵，底下碎石森列，長有丈許，根根朝上。一個不留神，滑足下去，身體便成肉泥。他雖是一個修煉多年的劍仙，能夠在空中御劍飛行，可是遇着這樣棧道雲封，蒼嵐四合，對面不見人的景物，也就無法涉險。等了一會兒，雲嵐滃翳，天色越發黑將下來。知道今日無緣與曉月禪師見面，不如找個地方，暫住一宵，明日專誠往拜。那黃山頂上，罡風最厲害，又在寒冬，修道的人縱然不怕寒威，也覺着難於忍受。便又回到立雪臺，尋了個遮風的石洞，棲身一宵。

天色甫明，起來見雲嵐已散，趁着朝日晨暉，便往紫金瀧而去。走了一會兒，便到瀧前。祇見兩旁絕澗，壁立千仞，承着白沙矼那邊來的大瀑布，聲如雷轟，形同電掣。祇不知曉月禪師住在哪裏。四下尋找了一會兒，忽然看見澗對面走過一個小沙彌，挑着一對大

水桶，飛身下洞，去汲取清泉。澗底與澗岸，相隔也有好幾丈高下。祇見他先跳在水中兀立的一塊丈許高的山石上，掄着兩個大桶，迎着上流水勢，輕輕一掄，便已盛得滿滿兩桶水，少說也有二百來斤輕重。祇見他毫不費力地挑在肩上，將足微頓，便已飛上澗岸，身法又快又乾淨。桶中之水，並不曾灑落一點。法元不由口中喝了一聲彩。那小沙彌聽見有人叫好，將兩個水桶在地上一放，腳微頓處，七八丈寬的闊澗，忽如飛鳥般縱將過來，向着法元怒氣衝衝地說道：「你走你的路，胡說甚麼！你不知道我師兄有病麼？」法元看那小沙彌蜂腰猿背，相貌清奇，赤着一雙足，穿了一雙麻鞋，從他兩道目光中看去，知道此人內外功都臻於上乘，暗暗驚異。又見他出言無狀，好生不悅。心想：「我這兩天怎麼盡遇些不懂情理的人，又都是小孩？」因爲曉月禪師在此居住，來人又是個小和尚，恐怕是大師的弟子，不敢造次。便答道：「我見你小小的年紀，便已有這樣的武功，非常歡喜，不禁叫了一聲好，這也不要緊的。你師兄有病，我怎麼會知道，如何就出口傷人呢？」那小沙彌聞言答道：「你不用裝呆。我們這裏從無外人敢來，我早看見你在這裏鬼鬼祟祟，東瞧西望，說不定乘我師父不在家，前來偷我們的寶貝，也未可知。你要是識時務的，趁早給我走開；再要偷偷摸摸，你可知道通臂神猿鹿清的厲害？」說完，舉起兩個瘦得見骨的拳頭，朝着法元比了又比。法元看他這般神氣，又好氣，又好笑。答道：「你的師父是誰？你說出來，我也許聞名而退。要說你，想叫我就走，恐怕很難。」鹿清聞言大怒道：「看來你還有點不服我麼？且讓你嚐嚐我的厲害。」說罷，左掌往法元面上一晃，掄起右掌，往法元胸前便砍。法元把身子一偏避開，說道：「你快將你師父名字說出，再行動手不遲，以免誤傷和氣。」鹿清也不還言，把金剛拳中化出來的降龍八掌施展出來，如風狂雨驟般地向法元攻擊過來。

這金剛拳乃是達摩老祖祕傳，降龍八掌又由金剛拳中分化而出，最爲厲害。要不是法元成道多年，簡直就不能抵禦。法元因對手年幼，又恐是曉月禪師的門徒，所以便不肯用飛劍取勝，祇好用拳迎敵。怎奈鹿清拳法神奇，變化無窮，戰了數十個回合，法元不但不能取勝，反而中了他兩掌。幸虧練就鐵打的身體，不然就不筋斷骨折，也要身帶重傷。鹿清見法元連中兩掌，行若無事，也暗自喫驚。倏地將身躍出丈許遠近，將拳法一變，又換了一種拳。法元暗暗好笑，任你內外功練到絕頂，也不能奈何我分毫。打算將他累乏，然後施展當年的絕技七祖打空拳，將他擒伏。他如是曉月禪師門徒，自不必說，由他領路進見；否則像這樣好的資質，收歸門下，豈不是好？便抖擻精神，加意迎敵。那鹿清見一時不能取勝，非常着急，便故意賣個破綻，將足一頓，起在半空。法元向他下身正待用手提他雙足，小沙彌早已料到，離地五尺許，施展金剛拳中最辣手的一招，將身在空中一轉，鯉躍龍門式，避開法元兩手，伸開鐵掌，並起左手二指，照着法元兩隻眼睛點去。法元見勢不好，知道無法躲避，祇得將身一仰，打算平躥出去。誰知鹿清敏

捷非常，招中套招，左手二指雖不曾點着法元二目，跟着右手使一個繃拳，對着法元下頰打一個正着。接着又使一個襠裏連環，一飛腿，正打在法元前心。就法元前胸撞勁，腳微點處，便斜縱出三四丈高遠，立定大笑。法元雖然武功純熟，經不起無意中連中幾下重手法，雖未受傷，跌跌撞撞，倒晃出去十幾步，差點沒有跌倒在地。這一下勾動無明火起，不由破口罵道：「你這小畜生，真不知天高地厚。你家羅漢爺念你年幼，不肯傷你，你倒反用暗算傷人。你快將你師父名字說出，不然教你死無葬身之地！」說罷，後腦一拍，便將劍光飛出。

鹿清看見幾條紅線從法元腦後飛出，說聲：「不好！」急忙把腳一頓，躥過山澗。法元也不想傷他性命，無非借此威嚇於他。見他逃走，便也駕起劍光，飛身過澗，在後追趕。鹿清回頭一看，見法元追來，便一面飛跑，一面大聲喊道：「師兄快來呀，我不行了！」話言未了，便見崖後面飛起一道紫巍巍的光華，將法元的劍光截住。法元一面運劍迎敵，一面留神向對面觀看。祇見對面走出一個不僧不道的中年男子，二目深陷，枯瘦如柴，穿了一件半截禪衣，頭髮披散，也未用髮箍束住，滿面的病容。法元估量那人便是鹿清的師兄，正要搭話，祇見那人慢吞吞有氣無力地說道：「你是何方僧人，竟敢到此擾鬧？你可知道曉月禪師大弟子病維摩朱洪的厲害？」法元一聽那人說是曉月禪師的弟子，滿心高興，說道：「對面師兄，快快住手，我們都是一家人。」說罷，便將劍光收轉。

那人聞言，也收回劍光，問道：「這位大師，法號怎麼稱呼？如何認識家師？來此則甚？」法元道：「貧僧法元，路過九華，聞得令師飛錫在此，特地前來專誠拜見，望乞師兄代爲通稟。」這時鹿清正從崖後閃出，正要答言，朱洪忙使眼色止住，對法元說道：「你來得不巧了。家師昨日尚在此間，昨晚忽然將我叫到面前，說是日內有一點麻煩事須去料理，今早天還沒亮，就起身往別處去了。」法元見他二人舉動閃爍，言語支吾，便疑心曉月禪師不曾外出，想是不願見他。人家既然表示拒絕，也就不好意思往下追問。朱洪又不留他洞內暫住，神情非常冷淡。祇得辭別二人，無精打采地往山下走去。要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